



## 「大丈夫」

白子超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

此语为读书人所尽知，且从古至今常被引用。说的是：财富与高位面前能不迷惑、不沉溺，贫困与低贱之时能不动摇、不变节，威权与暴力之下能不屈服、不顺从，这叫做大丈夫。

孟子的概括，道尽儒家所主张的仁人志士之尊严与操守。所展现的人格之伟大、精神之崇高、气节之坚韧，使人不得不叹“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史记·孔子世家》）。与儒家推崇的“君子”形象相对照，“大丈夫”别有一番阳刚气象，尤其令人振奋。

孟子所说，是有感而发，亦有明确的针对性。原来，一个叫景春的人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他们一发怒，诸侯就心惊胆战；他们安静下来，天下战事就得以平息。

景春，有学者说他是一位“纵横家”；也有人认为《汉书·艺文志》中的“景子”即此人，不过志中有两个景子，一列“儒家”，一列“兵家”。《公孙丑下》一章记孟子宿于“景丑氏”家，且二人有推心置腹的交谈，可见二人是朋友。不知景春与景丑有无关系。

公孙衍，魏国人，初在秦国为大良造（最高官职，掌军政大权；同时亦为爵名），后入魏为将，主张东方各国合纵抗秦，曾佩五国相印，后四年为魏相。他是纵横家中合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另一位代表人物为苏秦，不赘）。

张仪，魏国贵族后代，曾任秦相，封武信君。执政时迫使魏国献出上郡，助秦惠文君称王，游说各国服从秦国，瓦解齐楚联盟，夺取楚国汉中之地。最后入魏为相，不久即死。他是纵横家中连横派的代表人物。

战国时代对时局介入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法家、纵横家、兵家。这三家都是“霸道”的直接或间接推动者。其中，纵横家多是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政客，善于权谋应变和辞令应对。力主“王道”的孟子鄙视摇唇舌舌的纵横家，毫不奇怪。

孟子回答景春：“是焉得为大丈夫乎？”你说的这些怎能叫做大丈夫呢？接着，孟子以他人难以企及的讽刺本领，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指责公孙衍、张仪之流顺从诸侯君主的欲望和需要，像是不违背丈夫的小媳妇。“妾妇”与“大丈夫”对比，足见孟子批判纵横家之犀利，说尖刻亦无可。

以下，孟子正面论说何谓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广居指“仁”，正位指“礼”，大道指“义”，这是学界共识。得志的时候，偕同民众一起前进；不得志的时候，独自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原则。最后概括为本文开头的那段名言。

既然今人总体上肯定王道主义者孟子，那么对他批判纵横家也是基本肯定的。尤其是孟子树立的“大丈夫”标准和形象，几乎可用空前绝后来判定，因而万古流芳。其激励、鼓舞人的巨大能量，永世不衰。

最后有必要指出，纵横家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不应抹杀，那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其历史价值却相当有限。纵横家过于依靠外力，过于注重谋略，给后人提供的政治资源并非根本性的东西。

像莫奈笔下的油画，有着无比清晰的轮廓和无数模糊的细节。

灯影阑珊，秋月高悬，梦中依然是粉墙弄堂、奔涌流水，老镇那拉长着晨曦和夕阳的影子已深深镌刻于心。

店，拷上几吊黄酒或烧酒，切上一块猪头肉，用荷叶包上，再买上几串臭豆腐，往街边阴凉处一坐，便喝了起来，那滋味觉得胜过山珍海味。

老镇商业兴旺。小时候常逛街，一个商店进一个商店出。

那时有的店里布满了蜘蛛网般的铁丝，线路由低到高，从四面八方汇聚至屋角最高处的收账台。手戴手套的柜台售货员把收到的钱，麻利地夹进头顶上的夹子，然后往上一推，夹子就顺着铁丝很快滑到了收账台，随着一阵“啪嗒啪嗒”的算盘珠声，收款员把票据和结好的钱又往下一送，交割就完成了。此时，那些夹子在溜索上来来去去，发出喇喇的声音，看得人眼花缭乱。而在废旧物品收购店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那墙上挂着一张张用竹片撑开的各色兽皮，最多的是黄鼠狼皮，如入动物园，让我认识了诸多动物。当然，最喜欢去的还是书店，那里摆着好多小人书，两分钱看一本。

老镇边上有一条运河流过，它与外江相通，随潮而涨，随潮而落，岸边泛着褐色光滑的泥土。码头上停着大小客货船只，水运繁忙。儿时常到这条河上玩水、摸鱼，在这里学会了游泳。有一回，从对岸往回游时，遇外江水进来，人被急流推着往下冲去，连呛了几口水。瞬间有种绝望袭来，继而变成了求生的动力，我拼命划水，终于游到了岸边，但已不在原来的地方。那一刻，落日正照在河面上，我有种重生的感觉。这条河在后来的城市建设中最终也被填了，成了直通江两岸的大道。

渐渐，老镇已看不出她的老，而是愈发的年轻且不断长大，往昔与沉浮伴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所湮没。离开老镇已经多年，可记忆里总还是老镇的人物和故事，就

小何和小杜是一对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情侶，为了告别单身生活，他们决定到西部去作一次自助游，给恋爱时期留下几许浪漫的记忆。

在旅游车上，他们一路欣赏着车窗外的美景：巍峨壮观的雪山、森林环抱的湖泊、色彩斑斓的牧场、悠闲吃草的牛羊……宛如梦中的“天堂”。当看到一只小松鼠从松萝顶端爬到公路旁时，这对情侣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拍打着车门，请求司机让他们提前下车。

这是一段危险的公路，路边全是悬崖绝壁，按规定司机不能停车，但他们急切渴盼的目光打动了司机，他决定为这对情侣破一次例。旅游车戛然停在路边，两人轻盈地跳下车门，挽着手走上一条山间栈道。

乡野清新的空气让他们无比陶醉，在这片净土上，水黄、报春花、小叶杜鹃、还有酥油茶花……争相绽开笑脸欢

老镇是镶嵌在宁绍平原上的一颗明珠，水陆便捷，物产丰饶，尽管早没了黛瓦粉墙、小桥流水和青石板路，但我依旧叫她老镇，在我眼里她一直是副老模样。

老镇处于山与江的狭长地带，一条通往宁波的铁路从其头边穿越而过。老镇历史悠久，相传尧舜时就有了这个地方，是虞舜后代的封地，直至现在仍留有舜时的遗迹。这提时不知大人叫一些井、桥、庙名前都带个舜字，后才明白原由。记得先前镇头有座大舜庙，幼时进去过，殿阔进深，一个个泥塑大像神态各异，端庄威武，只是不知哪个是舜帝？“文革”时却被毁，成了粮站。每次去购粮，目光探过隔栏，见殿堂里堆满了米袋，已不见了舜像。

早先，老镇与其他江南枕水小镇一样，中间有河，两边是民居，石桥相连。沿街商铺林立，人流穿梭，不少人家的门直达河旁；河上有船摇过，农人挑着担从河埠拾阶而上，一派平淡的日子。可眼里这样的光景不长，也许要与县城相匹配，很快河被填了，桥被拆了，继而变成了一条马路。不久，马路又延伸拓展并浇

那时，尽管河被填了，砖木结构的老屋还在，青石铺就的街巷还有。熹微晨光里，商店的一扇扇排门被揭开，点心铺里早坐满了人，老远就能闻到油条、烧饼的香味。对我来说，最钟情的还是阳春面和小馄饨，那透着碱性的皮子裹着猪油浓香，顿时让人迷醉。夕阳下，堆在酒店门外的酒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街边摊点又传来卖炸臭豆腐的吆喝声。刚卸完货的搬运工，走进酒

上了柏油，两旁种上了法国梧桐。但人们仍习惯以原先的桥名来称呼所在的地段。马路下还留有水道，我曾随大人们带着手电下去捉过鱼。“文革”

## 老镇

陈德平

那会儿，老镇一遇重大节庆活动经常游行，马路上搭起彩棚，沿街坐满了人。我带着弟妹端个小凳子早早地候在马路边。游行队伍过来时，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口号声声，不时有人走出队伍在路边放起炮仗，那落下的半截爆竹偶尔掉入人群，引起一阵惊呼。

那时，尽管河被填了，砖木结构的老屋还在，青石铺就的街巷还有。熹微晨光里，商店的一扇扇排门被揭开，点心铺里早坐满了人，老远就能闻到油条、烧饼的香味。对我来说，最钟情的还是阳春面和小馄饨，那透着碱性的皮子裹着猪油浓香，顿时让人迷醉。夕阳下，堆在酒店门外的酒坛被镀上了一层金色，街边摊点又传来卖炸臭豆腐的吆喝声。刚卸完货的搬运工，走进酒



昆玉夜光 (中国画) 张洲

一位美国回沪的朋友说起：以往，美国的父母经常讨论的问题是什么年龄可以给孩子汽车钥匙，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应该给孩子智能手机。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并不容易找到答案。

给孩子汽车钥匙似乎有相当的风险，不过它有法律的硬性规定，美国有些州就明文规定16岁才能开车，而什么年龄可以持有智能手机却并没有可以援引的规定。

有人做过调查，在2012年，孩子拥有智能手机的平均年龄是12岁，现在大约是10岁，互联网安全专家估计不少家庭在孩子7岁时，也就是上二年级时就让他们有自己的智能手机了。目前的趋势是年龄还会降低，许多父母对孩子吵着要看自己的手机感到厌烦，干脆让孩子有一个自己的手机算了。

当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这样。我有一位美国同学就有一个家规：孩子必须要到进了高中才能有自己的智能手机。他的观点是只有到了高中这个年龄段，孩子才有了足够的成熟，懂得如何自律，也懂得了人和人之间面对面对交流，而不是单纯的网上交流的价值了。

当然，每个孩子趋于成熟的年龄是不一样的，孩子是否有责任感，是否有足够的自律远比抽象的年龄重要。有人征询了互联网安全专家，调查了已经有智能手机的孩子，也采访了孩子的家长。所得结论肯定让智能手机制造商大为不满——那就是：越晚给孩子智能手机越好。

有一项规模较大的调查询问了1240位父母，也包括孩子：结果是50%的孩子承认他们沉迷于智能手机；66%的父母抱怨孩子过多使用手机，而在这66%中，有52%的孩子认可父母的说法；36%的父母说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和孩子争论过多使用手机的问题。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人大脑中的前额皮质的发育要到二十四五岁才完善，前额皮质有控制冲动的作用，所以，早早给孩子手机的父母一旦发觉孩子缺少控制冲动的能力，就不应该感到惊讶。

不能否定智能手机有众多益处：孩子可以通过它进入各种应用程序，如教育辅助资源，和朋友联络以及通过网络获得各类信息等等。但是，一旦拥有智能手机，离开诸多“儿童不宜”的东西也就是“一步之遥”了，如性短信、性图片、宣扬暴力的游戏以及混迹于社会的图谋不轨的人。所以，总体来说，过早给予孩子智能手机肯定是弊多利少。

我听到过一些家长说起，给孩子智能手机时设定限制条件，如在餐桌上不能用，教室里不能用等等，有些智能手机设有“限制”这一功能，父母可以进入菜单关闭不想让孩子涉及的网站。有些家庭还和孩子签订纸面协议：诸如不能玩裸体自拍，不能和网上的陌生人见面等，如有违反手机将被收回，孩子必须在协议上签字。所有这些，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关注。

维经斯基是共产国际特使中来华较早的一位，他曾与孙中山有过两次会面，也是第一位与孙中山会谈的共产国际使者。

维经斯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1920年3月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决定派出一个代表团前往中国，代表团的负责人就是维经斯基，虽然当时他只有27岁，但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代表团来华的目的是了解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尝试与中国的进步组织建立联系，帮助建立共产党。4月份，维经斯基以俄文报纸《生活报》记者的公开身份来到中国，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叫吴廷康。来华后，维经斯基先后拜晤和联络李大钊、陈独秀。

在上海，陈独秀建议维经斯基认识一下孙中山。于是1920年11月的一天，维经斯基来到上海孙中山寓所拜访了孙，这是他们第一次会面，共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这也是共产国际使者同孙中山的第一次会谈。孙中山询问了苏俄十月革命，并提出有

否可能在海参崴或东北某处建立

电台。后来维经斯基这样回忆他和孙中山第一次的会面：

“孙中山在自己的书房里接见了我们。房子很大，立有许多装满书的柜子。他看上去像是四十五岁到四十七岁（实际上他已经五十四岁了）。他身材挺秀，举止谦和，手果果断。我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间已被他简朴而整洁的衣着所吸引，

## 苏俄特使维经斯基

李旭

他身穿草绿色制服，裤腿没有装在靴筒里。上衣扣得紧紧的，矮矮的衣领，中国大学生和中国青年学生一般都穿这种上衣。

孙中山一反中国的客套，马上让我们坐在桌旁，就开始询问俄国情况和我国革命，然而不一会儿，我们的话题就转到了中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异常兴奋起来……谈话快结束时，孙中山又回到苏维埃俄国的话题上来，显然，他对这样一个问题深感兴趣，怎样才能把刚刚从广州反革命桂系军阀手中解放出来的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孙中山抱

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他详细询问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我们就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

维经斯基与孙中山的第二次会面，是在1924年夏天他来广州指导太平洋运输工人代表大会之际，由廖仲恺陪同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感兴趣的是俄国的“经济如何得到恢复”和“农民怎样生活”，因此提出了关于俄国的许多问题。维经斯基则向孙中山详细介绍了列宁逝世后苏联国内的情况，就刚签字的中俄协定“谨慎地”探问了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孙中山表示“深刻理解苏联和中国政府缔约的目的，以及该条约对于中国人民利益的意义”。

孙中山逝世后，为了纪念他，维经斯基特地在苏联《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孙中山与中国的解放运动》的文章，高度评价了孙中山。1953年维经斯基去世，享年60岁。

风云际会，一时多少风流人物，请续看明日本栏。

## 十日谈

孙中山与近代名人



孟子选读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